



未名社科菁华·社会学

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ORLD

黄瑞祺 著

来在国际
际关系理
些理论和
和方法两
和思考
做的
析具体国
总结了作
主要是作
分析,也
的成果。
来在国际
际关系理
些理论和
和方法两
的思和
做的开创
析具体国
总结了作
主要是作
分析,也
的成果。
来在国际
际关系理
些理论和
和方法
的思考和
做的开创
析具体国
总结了作

该书从理
关系学演
论和方法
方法
来
个角度系
探索。其
性的评介
际关系同
最近10
者对西方
包括应用
该书从理
关系学演
论和方法
方法到来
个角度系
探索。其
性的评
际关系同
者最近10
者对西
包括应用
该书从理
关系学演
论和方法
方法到来
个角度系
探。其
性的评介
际关系同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未名社科菁华·社会学

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ORLD

黄瑞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黄瑞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未名社科菁华·社会学)
ISBN 7-301-09200-8

I. 社… II. 黄… III. 社会学-西方国家-文集 IV. C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3147 号

书 名: 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

著作责任者: 黄瑞祺 著

责任编辑: 诸葛蔚东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200-8/C·03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376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却顾所来径（代序）

——一位台湾地区社会理论学者的学思历程

暮从碧山下 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 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 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 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 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 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 陶然共忘机

——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从在台湾大学社会系二年级就读时，翻译出版美国哈佛大学英格尔斯（Alex Inkeles）教授的小经典《社会学是什么》（1976）开始，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研究社会理论的路子。从当时的显学结构功能论及其先驱涂尔干入手，还记得大学时代怀着虔敬心细读涂尔干、帕森斯、默顿等人的著作，其成果就是后来出版的《现代社会学结构功能论选读》（1981）。这本书除了译介导读结构功能论几篇著作之外，还撰写了一篇绍述默顿功能论的文章，以及一篇批判帕、默两氏功能论的文章《功能论与实证论》。《功能论与实证论》一文实已蕴涵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和吉登斯的后实证论等的观点。这和前一年撰写完成的硕士论文《沟通与批判：哈贝马斯社会沟通理论初探》（1980）有密切的关系。这些文字见证了哈贝马斯等的批判社会学进入台湾思想界的开端。在上述几篇文章以及翻译的基础之上，我发表了《社会学的三大传统》（1982）一文。批判理论方面的文章首次结集于《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1985），一年后就售罄再版了，感觉当时知识界对批判性、反抗性思想的需求甚殷，可能是反映了台湾戒严时代高压统治下的人心所向。

我的另外一条研究理路是知识社会学，也是从大学时代就首开其端，记得是从精读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入手，后来出版的《曼海姆》

(1982)为其初步的成果。当时硕士毕业后开始在大学教书了,从辅仁大学、东吴大学,到东海大学,教社会学理论、知识社会学、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课程,教学相长。在东海大学超过十年,其间曾出国进修(下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深切体会到教学乐趣、校园之美以及同侪相与论学的欢乐。

从功能论到批判理论可说是有一个批判性的反思及转折,而批判理论和知识社会学二者似乎汇合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台湾有不同的生命史。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台湾一早就成了禁忌了,有被关押、判刑的危险。不过一些青年学生(我只是其中之一)还是趋之若鹜,私底下偷偷摸摸地传阅及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批判理论)可说是这种兴趣的一种扭曲的表现及满足。

教了几年书有机会到欧美进修,留学欧美在当时的台湾学术界可说是一种成年礼仪,相对于当时台湾的极权、闭塞,到欧美社会去体验一段时期的确必要。我选择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跟吉登斯教授,他对我有很深的启迪,我的一篇纪念文章(《吉登斯现象》)也收集在本书中。在英国剑桥那几年真是一段平静而寂寞的岁月,几乎都是在看书、逛书店、上课、写论文、旅行中度过,虽然不能说是“乏善可陈”,至少是“无恶可做”,过着抽象的知性生活。那几年的研究范围大致环绕着吉登斯、哈贝马斯、阿尔杜塞、柯亨(G. A. Cohen)、艾尔斯特(J. Elster)、马克思、后现代思想等等。写作方面主要是用英文撰写博士论文以及相关的报告,几乎没有中文作品。

1993年到台湾“中央研究院”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之前“中央研究院”并没有以社会理论为专业的社会学者。我到“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之后陆续举办了四次研讨会,后来出版了《欧洲社会理论》(1996)、《马学新论》(1998)、《后学新论》(2003)、《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2003)、《瞄准福柯》(即将出版)四本论文集。把社会理论、马学和后现代思想引进“中央研究院”,这个号称台湾的最高学术机构。了解“中央研究院”从胡适以来的传统学风的人都知道这个变化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央研究院”举办马学的研讨会更是一项创举,在学术上以及政治上都是一种破冰之举。

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之后,除了撰写论文、筹办研讨会、编论文集之外,也把过去的研究报告整理修订成《现代与后现代》(2000)一书,反映我对现代性的兴趣及研读;并把前述的、几乎已经绝版的《社会学是什

么》、《批判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曼海姆》三书都详加修订再版，《现代与后现代》出版后两年不到也修订再版了。在此过程中，我充分体会到吉登斯教诲的“修改！修改！再修改！”实为学术写作的不二法门。

近十年来出国进修（为期二、三个月，不含短暂的开会）比较频繁，我先后到过剑桥、伦敦、维也纳、佛罗伦萨、纽约、波士顿等地的大学短期进修，扩大视野，充分领悟“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意义。学习之道“读书”只是其中一种而已，但在升学主义底下却成为主要的、对某些人而言甚至是惟一的求知之道。

最近几年我的研究兴趣从现代性延伸到全球化，2002年曾受邀到北京大学谈“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本书关于全球化的文章就是从当时的讲演纲要铺陈而来的。近几年对后现代思潮的兴趣则聚焦于福柯晚期思想，这方面的研读肇始于1999年到美国的访问研究，两篇关于福柯的文章便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成果。^① 前述的《后学新论》一书包括了三篇讨论福柯晚期思想的文章，而2003年底在“中央研究院”欧美所举办的福柯思想研讨会则是以晚期思想为主题，论文集（即上述的《瞄准福柯》）的编辑出版正在进行中。

这本集子是我过去著作的一个选样，并且详加校订，俨然成为这些著作的最新版本，而花费的时间超乎我的预料。不过我觉得这个工作至少从两个方面来说是有意义的：一方面，一个学者在人生中途对自己的著作做一个仔细的回顾及省思是有必要的，或许他可以重新出发；另一方面，我的著作能在另一个时空跟不同的读者见面、交流，或许能擦出不同的思想火花来，这是令人期待的事。

感谢谢立中教授的邀约，提供这样难得的一个机缘让我的著作得以跟大陆读者见面；同时感谢助理柯慧雯，她对本书的编订投入很多；对蔡丽华、郭俊岩、黄之栋三位同学提供的意见及鼓励，并此致谢。本书欢迎读者建议、批评、指教，电子信箱：rchwang@gate.sinica.edu.tw。

黄瑞祺

谨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所

2004年7月15日

^① 《自我修养与自我创新：晚年福柯的主体/自我观》一文曾在北京商务出版的《中国学术》(2002, No. 12) 刊登过，这是我第一篇在大陆正式发表的文章。

作者简介

黄瑞祺，出生于台湾桃园，成长于台北。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英国剑桥大学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博士。“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台北大学等社会学系兼职教授。剑桥、纽约、哈佛等大学访问学人。研究领域：社会学、社会理论、知识社会学、文化研究等。

内容简介

本书为台湾学者黄瑞祺多年来所写的部分论文的结集。全书由理论社会学，批判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现代、后现代和全球化，思想传记等章节组成。对西方社会理论和方法以及主要的社会理论思想和流派进行了系统性的介绍和评论，是一本良好的关于社会理论的读物。此外，一位台湾学者对西方社会理论的解读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未名社科菁华·社会学

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

(黄瑞祺 著)

责任编辑：诸葛蔚东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qwyh_cn@yahoo.com.cn

目 录

第一编 理论社会学

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3)
默顿的结构功能论	
——主流社会学的典范	(31)
功能论与实证论	
——主流社会学的批判	(47)
自反性与社会学的反思	(64)

第二编 批判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79)
批判理论的科学逻辑	(91)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	(97)
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	
——哈贝马斯学说的旨趣探索	(117)
理性化的吊诡与沟通理性	(134)
沟通与批判	
——哈贝马斯的社会沟通理论探微	(158)
沟通与民主	
——哈贝马斯之沟通理论的民主涵义	(198)

第三编 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的两大面向	
——批判理论和传统知识社会学	(215)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两大面向之例示	(232)

第四编 现代、后现代和全球化

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243)
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再省察	(251)
全球化的意义及挑战	
——兼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	(284)
自我修养与自我创新	
——晚年福柯的主体/自我观	(295)

第五编 思想传记

曼海姆的学术生涯	(321)
福柯之死及其生死观	(336)
吉登斯现象	(350)

第一编

理论社会学

小 引

“社会学的三大传统”试图从实证社会学、解释社会学和批判社会学三者,对社会学理论作一概观;默顿是美国社会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的结构功能论是主流社会学的一个典范,欲了解主流社会学,不能不了解默顿;“功能论与实证论”系从批判理论及后实证论的角度,来评论帕森斯和默顿的功能论及实证论。社会现象的自反特性对实证论是一大挑战,对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建构都应有所启迪。



社会学的三大传统

了解以便预测,预测以便控制。——孔德

社会现象是事物,应该被当作事物来看待。——涂尔干

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

——韦伯

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然而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

——马克思

一、引言

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极广,举凡所有的人文社会现象都是(或者,可以是)社会学的研究题材——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家庭等等,皆有专门的社会学在进行研究。所以社会学主要的特征并不在于它的研究题材,而是在于它的理论观点——用来观照这些人文社会现象的视角;或者更显豁地说,用以选择、搜集、安排资料的概念格局(conceptual scheme)。^①

但问题是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也很繁复,即就现代社会学而言,结构功能论、冲突论、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俗民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系统理论、批判理论(criti-

^① 资料的类型或事实的表述都预设了一个概念格局或概念框架。同样一个对象(或现象),如一张椅子,可以分别从生理学(看它不符合人体构造)、经济学(看它的成本、价格、需求量等)或社会心理学(看它代表何种地位象征)等的概念框架来表述,而成为生理学的事实(或资料)、经济学的事实或社会心理学的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特定的概念格局,就没有所谓的“事实”。这个意思美国学者汉德森(Lawrence J. Henderson, 1878—1942)、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及史美尔塞(N. Smelser)等都曾先后强调过。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 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1937, p. 41; N. Smelser, *Essays in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1968, pp. 55—58; R. J. Bernstein,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York: H. B. J., 1976, pp. 18—21.

cal theory)、诠释学(hermeneutics)等都各具特色,各有所长。面对这种情况,不但初学者不知所措,即使是学有专长的社会学者也颇有迷失之感。是以寻绎这些社会学观点汇通之处,以期化繁为简,实为在此一广袤领域获得方向感,进而窥探各学派门径的不二法门。

本文希望站在一个比较基本的理论层面上,来评估现代社会学形形色色的理论观点。如此或可不为一些浮面的差别及争议所惑,而将盘根错节的理论观点直接化简到三个主要的理论传统——“科学”社会学(“scientific” sociology)或实证社会学(positivistic sociology)、解释社会学(interpretative sociology)以及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①,追溯其源流,表述其旨趣,并彰显其意蕴,以帮助学者掌握当代社会学的各种理论观点。

本文主要是站在“知识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或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的层面上来判别各家各派的理论观点。此一取径的特点是将知识问题的重心摆在认知主体的取向之上,而不汲汲于探求客体或对象的性质与类型,也不固定在知识体系或理论结构上。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就是“认知兴趣”(cognitive interests)或“构成知识的兴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s)^②。这是人类一般性的世界取向(world-orientation)在认知活动上的

① 这几个名词在社会学的文献中曾分别出现过。“科学”社会学一词系直接引用主流派社会学者的用语。这里特别将“科学”二字加上引号,意指狭义之科学,即根据自然科学的模式,发展出来的社会学概念;“实证社会学”则是社会学主流派之批评者(如现象学、批判理论、诠释学等)的用语。因其渊源于孔德、涂尔干的思想,又受逻辑实证论以及相关的科学哲学的影响颇大,故冠以“实证”之名。“科学”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二词虽有不同弦外之音,但所指涉之现象则无二致,放在本文中并用,不加区别;“解释社会学”因韦伯的倡导而广为世人所知。晚近英国新锐社会学者吉登斯(A. Giddens, 1938—)作系统的综述,更确立了“解释社会学”的意义与地位;“批判社会学”一词在有关批判理论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其意义也随着诸多的争辩而逐渐显现。社会学的发展已经到了可以(乃至必须)将三者相提并论的时候了。这三种类型的社会学在互相判别的过程中方能进一步确立其各自的意义与地位。

② “认知兴趣”概念系当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J. Habermas, 1929—)所倡议,继为哈氏的好友阿佩尔(K-O. Apel, 1922—)及瑞典学者芮德尼茨基(G. Radnitzky, 1921—)二者所阐释并加以运用。读者若想追根究底可参阅哈贝马斯的巨著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此书虽系有关认知兴趣的代表作,但艰涩难解,读者可先阅读阿佩尔的一篇长文“Types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Light of Human Interests of Knowledge,” *Social Research*, 1977, Vol. 44, No. 1—4; 以及芮德尼茨基的一本力作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Meta-science*,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1, pp. 193—210。阿佩尔与芮德尼茨基可说是哈贝马斯的最佳诠释者。

表现,和日常的行动取向并无截然之不同,只是形式上较为精致而已。^①

照哈贝马斯之意,认知兴趣并非经验性的、个别的主观兴趣,并非因人而异的,而是引导知识研究的基本兴趣,系从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衍生出来的。依哈氏的说法,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有三种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语言或沟通、权力或支配。

此三种生活要素分别衍生出三种认知兴趣:技术的认知兴趣(technical cognitive interest)、实践的认知兴趣(practical cognitive interest)、解放的认知兴趣(emancipatory cognitive interest)。这几个概念下详。

在劳动的领域,人类典型的行动方式是“工具性的行动”(instrumental action)。工具性行动所关注的是对客观的或客观化的(objective or objectified)世界过程作正确预测及有效控制。因此人类对于现象的规律性、齐一性具有根深蒂固的兴趣。这种关注及兴趣即“技术的认知兴趣”。

在沟通互动的领域,人类典型的行动方式是“沟通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沟通行动所关注的是对他人之动机、意向的了解,因此人类对于相互了解、互相沟通所根据的共同传统及共识(consensus)具有根深蒂固的兴趣。这种关注及兴趣即“实践的认知兴趣”。相互了解可以促进自我了解,反之亦然。

权力或支配的现象是在劳动及沟通的过程中衍生出来的,是不可欲的(undesirable),然而却是难以避免的。相对于此一生活要素,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兴趣,即欲克服意识形态以及僵化之权力关系此二者的束缚,从盲目的社会、历史力量中获得解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所谓能自主及负责),这就是“解放的认知兴趣”。

因此,三种认知兴趣系分别从三种社会文化生活要素衍生出来,而此三种认知兴趣又进而决定三种学术研究的取向以及三种知识形式。(见表1)

^① G. Radnitzky, *Contemporary Schools of Metascience*,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1, p. 196.

表 1 哈贝马斯的知识论框架

知识形式	信息	诠释	批判
方法论框架	律则性假设的检证	文本的诠释	自我反省
科学类别	经验性—分析性的科学	历史性—诠释性的科学	批判取向的科学
认知兴趣	技术的认知兴趣	实践的认知兴趣	解放的认知兴趣
取向(关注)	技术性的控制	互为主体的了解	解放、自主、负责
行动类型	、工具性行动	沟通行动	被有系统地扭曲的沟通
生活要素	劳动	语言(互动)	权力(支配)

经验性—分析性的科学(empirical-analytical science)主要是基于技术的认知兴趣,其目标为建立律则性的知识体系。

历史性—诠释性的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al science)主要是基于实践的认知兴趣,其目标为对社会文化现象获致一种解释性的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

批判取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主要是基于解放的认知兴趣,其目标为反省与批判,它不是和前述两种科学平行的第三种科学,它应该要在解放的认知兴趣的引导下,统合前述两种科学的研究和知识。

在此一广阔的知识论框架中,认知兴趣实居于中介的地位,将人类的生活与认知活动勾联起来,从而把知识现象落实在生活中来检讨。^①

因此,认知兴趣可视为知识建构(包括知识的可能性、有效性、客观性、意义等等)的先决条件,若具体而言,且在扣紧社会学的问题上来说,认知兴趣可决定下列的理论要素:

(一) 理论的观点以及理论家的角色:究应采取客观超然之观察者的观点;抑或应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来界定并解释社会现象;还是应该统合这两种观点,如何统合?

^① 哈贝马斯的认识论可参阅前引哈氏、阿佩尔及芮德尼茨基的作品;或者 T. A. McCarthy,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8, 第 2 章。或参阅拙文《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学说的旨趣探索》。

(二) 所摄取的社会现象之层面或数据类型:究竟需要有关现象之规律性、齐一性(或具体言之,变项间之恒定关系)的资料,抑或需要历史性、主观诠释性的资料,还是二者得兼,如何兼得?

(三) 理论的结构以及理论建构的策略:理论究竟一组可从事逻辑推演的命题,而命题则为陈述变项间的关系,抑或根据某一个意义框架而对社会文化现象所作的一种诠释,还是针对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批评,冀望其转变?所以在策略上,社会学的理论建构究竟应遵循自然科学的模式,抑或应针对社会现象的特性而另辟蹊径?

(四) 理论的结构与建构蕴涵了理论的验证方法:究竟以既存的经验证据或历史记录为验证的标准,抑或以未来的历史发展为验证的脉络(context of verification)?

(五) 理论的结构与建构也决定了知识的应用:如果社会学要以自然科学为理论建构的模型,则理论的主要部分乃是经验规律性与齐一性的综摄。然则,理论之“用”主要是看运作上的效果,即预测的准确性或控制的有效性,这可以说是一种技术性的应用,模仿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之间的关系模式;如果社会学是对于人文现象之意义的一种诠释,则社会学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之自我了解,以及相互了解,并促进共识的形成;而如果社会学的理论是要对社会文化现实加以批判,促使其转变,则理论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和人类的历史实践有密切的辩证关系。

本文主要是以上述几个参考点来判别各种社会学的流派,所以是站在哲学人类学及其所蕴涵之后设理论(metatheory)的层面上。因而一些较浮面的差别就可以合法地加以忽略。例如功能论与冲突论之间的争议,主要是关于经验现象诸层面之相对强调的问题。^① 功能论、符号互动论以及交换理论之间的差别,大致是在实质理论(substantive theory)的层次上,而不是在上述后设理论或方法论的层次,更未达到哲学人类学的层次。^② 这其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前者(实质理论的层次)较偏向研究之

^① 读者只要看冲突论倡导者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 1929—)对功能论的批判就可以了解。达氏认为功能论所蕴涵的均衡模型强调社会的稳定、和谐以及共识的一面,而冲突模型则着重变迁、冲突、与强制的一面。见达氏的论文集 *Essays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28.

^②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特纳(J. H. Turner)就曾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冲突、与交换——即所谓微观分析层次和结构性单位如群体、社区、组织、制度的宏观分析层次之间的差距,或许可以藉布劳(Peter M. Blau, 1918—2002)的交换理论并与其挂钩。见 Turner,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Homewood, Illinois: The Dorsey Press, 1974.